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

重新整理自：《中國的選擇:挑戰美國的強權領導(HAS CHINA WON？)》

馬凱碩(新加坡Kishore Mahbubani)著，英文版，2020。

中文版，全球化智庫(CCG)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

 美國或許最終能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中獲勝，但毫無疑問，中國已贏得了第一輪。美國川普政府在沒有事先制定好全面的長期戰略情況下，就發動了這場重大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只會削弱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時為中國在國際上提升影響力創造了空間。

 當年在美蘇鬥爭時，美國的戰略思想定凱南就提出過合理的建議，他認為美國是否強大取決於其是否有能力給世界人民營造一個整體印象，他是這樣描述的：

「這是一個知道自身訴求的國家，它正成功地處理內部問題並承擔起作為世界強國的責任，它具備能夠在時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穩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川普恰好背道而馳，他使美國分裂和分化，不過，將責任完全歸咎於他也不公平。今天美國仿彿缺少了凱南所說的「精神活力」，這是因為川普上任前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所導致的。從1972年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策略，使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融入世界，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國家，這不符合西方的預期。當美國意識到這種轉變時為時已晚，當川普發動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和技術競爭時，很多美國人都在歡呼，並鼓勵川普對中國更加強硬。可是，事實上，川普的許多作為違反了凱南提出的關鍵準則，反而符合了中國的利益。尤其是川普政府採取了單邊方式處理對華問題，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就是送給中國的地緣政治大禮，此外，川普還在推特上發布不加思索的隨意攻擊，疏遠了美國的重要盟友和朋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印度和越南。

今天，中國正在帶頭建設一個新的多邊體系，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儘管美國反對，但還是阻止不了如英國、德國、印度、越南等重要盟友加入亞投行，而亞投行也證明自己確實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管理得更好。當中國在全球多邊秩序中展現出一個穩定、可預測的形象時，川普卻說「貿易對抗是好事，很容易贏。」他的多項作為震驚了世界，並且正在危及自身的經濟、威脅國際貿易體系，並且無益於減少自己的貿易逆差。

川普可能期待中國會在美國加徵關稅後立馬繳械投降，然而，任何對中國近代史了解的人都知道，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中國的貿易談判代表，願意配合減少中美的貿易逆差，已經準備做出更慷慨的讓步。可是川普政府的目標從來都不明確，這反映出其內部的分歧，一派希望與中國「脫鈎」，另一派則希望改變中國，以促進美國的出口、保護知識產權和技術、反對歧視海外投資者，以加強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繫。為了調和這二個相互衝突的目標，妥協的方式竟然是依賴川普的直覺決定。

川普和在他推特的言論引發混亂在意料之中，然而，美國自我誇耀的制衡機制，卻未能從一個出爾反爾、製造混亂的統治者手中拯救出來。不論是國會、媒體、最高法院、行政部門全都無法約束川普，結果是，人們對美國治理制度的信心開始弱化，打破了美國最親密盟友，曾普遍將其視作一個可靠伙伴的信任。川普單槍匹馬做了降低美國在國際上威望和影響力的事，比以往任何美國領導人都要多。甚至有人認為，美國已變成一個流氓超級大國，最糟糕的是，即使在川普卸任後，下一任也難以恢復！

沒有哪個社會是堅不可摧的，每個社會者有其自身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弱化對美國的信任會如此危險。另一方面，美元 --- 現時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是不可或缺的，有其不可憾動性。它使美國可以長期承受入不敷出、貿易逆差，美國可以通過印刷國庫券(只是「紙」而已)借錢，來彌補雙重赤字，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使享有特權的國家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從國外借款，並有能力負擔遠遠超過其收入的生活水平。這種地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球對美元的信任上，這種信任得之不易，也是美國強大和繁榮的持久源泉。然而，這種信任開始弱化，因為美國時不時拿這種特權，作為它對付其他國家的武器，而且還利用美國國內法律，延伸至域外適用的方式來達其目的。美國人享有這種「超級特權」，不但不感謝還去懲罰那些賦予美國這項特權的國家，英國、伊朗、古巴、蘇丹、法國、俄羅斯、中國……等等都吃過苦頭，為了擺脫困境，迫使各國不得不開始想辦法，設立非美元的貿易支付系統新渠道。

全世界的國家過去不太關心美國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控制，因為那時美國被視作一個對全世界經濟負責任的領導者。然而，現狀正在改變，美國領導人的行為變得越發難以預測。全世界的國家都不明白，為什麼它們與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貿易，以及它們的經濟增長，會被美國以美元作為武器的單邊政策搞得危在旦夕？美元的武器化實際上挫傷了全球對美元的信任，相當於往自己的鞋子裡放小石子，這並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一位英明的美國決策者應該刺激各國放棄美元，加速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終結，還是鼓勵各國盡可能長期依賴美元？

雖然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及其活力形成了巨大優勢，但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較低，也缺乏開放的資本賬戶和可兌換性，人民幣尚不太可能成為重要的儲備貨幣。馬凱碩預測，未來10年內，人民幣將會成為一種有競爭力的儲備貨幣，只能削弱而非取代美元的主導地位。如果全球大多數國家開始喪失對美元的信任，那麼它們就會去尋找替代品。區塊鏈技術已被利用於創建替代性的加密貨幣，最終可能會提供一種可靠、實用且堅不可摧衡量相對價值的方法。這正是中國可以涉足的領域，如果中國最終成功地創造出一種具有替代性的的區塊鏈技術貨幣，大多數國家也將信任它，而不必擔心美國的制裁。簡言之，就是美元武器化會催生一種強大的動力，去創造一種替代貨幣，為全球貿易服務。

美國人不要以為使用美元結算的全球貿易總規模，遠遠比不上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交易總規模，如果中國試圖創造一種新的區塊鏈貨幣，美國人還是應該要警惕的。不要忘了，一種名為「疊疊樂」的積木遊戲，有時候，要搞垮一棟複雜的建築，只需要移除一塊積木就夠了！美元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角色，就像一塊關鍵的積木，如果被移除，基於美元的複雜國際體系就會急速或緩慢地崩塌。中國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系統已經在中國國內呈現爆炸式的增長，通過一個又一個的新興市場，不是正在建設一個全球支付的基礎設施嗎？在技術層面，沒有什麼困難能阻礙這些系統實現國際聯通，支付寶不是已經可以用於跨境匯款了嗎？這一進程如果持續下去，當這個數字平台連接成一個全球系統時，就是美元失去世界第一強權貨幣地位的那天！

川普聲稱中國人民一直在從美國人民身上賺取巨額貿易順差，實際上卻是美國人民一直在用紙印出的「美元」購買中國人民辛辛苦苦製造的產品，一旦行不通了，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必然會隨之下降。此外，超過90%的全球貿易是以美元結算的，每天就有數萬億美元的交易規模，其中的交易費大多流向了美國的銀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服務貿易有大量順差。美國不知不覺的犧牲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換取懲罰他國所獲得的微薄收益。這恰恰說明了美國缺乏長期的戰略規劃，這一戰略失誤並不能歸咎於川普，根本的原因在於美國人看待世界的更深層次結構性缺陷。

在主導世界100多年後，尤其在冷戰結束後的40多年裡，美國沒有人思考是否需要對國內和國際政策做戰略性的結構調整，以因應已然不同的世界。從歷史上來看，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上最大的二個經濟體一直都是中國和印度。僅僅過去的200年，歐美才超過它們。如果從全局來看，西方的主導是反常的現象，今天中國和印度崛起正是結束這種反常現象，這不是非常自然的嗎？19世紀中國清朝的官員沒能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迫使中國必須要改變方向，結果，中國遭遇了一百多年的苦難。2020年，地球東方包括中、印、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的復蘇速度之快令人驚震。換句話說，當世界其他國家在改變航向時，美國依然一直利用自動駕駛儀在直線前進。

當然，今天美國所處的地位比當年中國的清朝要強勢得多，因為世界上並沒有哪個強國敢去侵略踐踏美國的土地，也不會被炮艦外交所挾持，然而，仍然會產生其他類型的衝擊，帶來更長遠的痛苦。縱觀歷史，大國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自滿」，看不到、不承認自己有問題，自認為無懈可擊，尤其是在巔峰時期，要調整的永遠是別人。

美國社會在過去的30年裡，面臨了社會結構性的挑戰，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底層50%的人平均收入停滯不前，但頂層1%的人平均收入卻出現了飆升。在2001年鼓勵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後，美國本應該為隨之帶來的結構性影響做好充分準備，遺憾的是沒有一位總統這麼做。反之，歐洲國家花費了GDP的1%~3%對工人進行培訓，美國只有0.24%。美國工人沒有被照顧好，這當然會引起民粹主義反彈，造就了川普當選。美國還能反轉嗎？理論上，民主選舉應該具備靈活性和適應性，可是實踐與理論恰好相反，美國社會已經變得像中國清朝一樣僵化。

即將到來的新世界不可避免的會迫使美國人走出舒適區，然而美國人卻陷入了深信神聖不可侵犯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美國永遠都會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可是，中國人民和亞洲鄰國民眾都是一樣的聰明能幹，展望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是有現實依據的。然而，質疑美國永遠都會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人無疑自尋死路，也不敢公開討論，如此便根本無法為美國提出任何應對策略。第二個同樣不可侵犯的假設是：美國社會天生就是善良的，他們自視是天選之人，有責任領導世界。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背後的假設是：既不準備重塑美國，也不直面危險的美國幻想，而是在一條單邊主義的道路上「自動駕駛」往前進。

如果美國繼續這樣做，將給中國送去一份地緣政治禮物，並使中國最終贏得這場美國未事先制定深思熟慮的、全面的長期戰略，就貿然加入的地緣政治競賽！